



南州書樓藏書

徐湯殷整理

編列 字 號

年 月 日

畏齋存藁附錄卷之五

明故刑部右侍郎畏齋林公行實

公諱鶚字一鶚別號畏齋姓林氏浙之台州黃巖泉

溪人泉溪今隸太平爲新邑五代時有諱適者徙自

閩福唐之長溪迄今凡幾世世有顯者曾祖養民號

酣雲國初嘗被薦以老乞歸更號石林後隱祖從

叅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父純起鄉科訓

導湖口湖口之人至今尸祝之累贈至通議大夫刑

部右侍郎母趙封孺人贈淑人生母程累封至太淑

人皆有母道他若藥所長民良齋茂端南安知府辛

香港圖書館藏



考功員外郎茂弘郎中璧學正昂訓導湛諸公雖仕
止不同而皆以學行為大夫士所推重蓋公之族曾
祖叔祖諸父也公既有令質而又得於家庭濡染之
積自少凝重如老成人居常寡言笑慎容止朋儕中
雖甚親密亦未嘗見其有所狎識已知為遠大之器
暨長從翰林檢討陳先生遜游景泰庚午遂以詩經
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天順丁
丑擢鎮江知府壬午調蘇州甲申擢江西按察使成
化丁亥遷右布政使尋轉左布政使庚寅拜南京刑
部右侍郎未幾丁內艱服闋召為刑部右侍郎所至

有聲人皆推服焉公為御史廉慎端嚴綽有才譽大
為左都御史蕭公維禎所器許時執政進退人材有
不協者公必倡察革廷言之若故寧國知府沈公性
今太子少保王公越秋官亞卿張公瑩悉相推重景
泰壬申奉命按部真定諸郡邑所至風采凜凜尤
好甄別人物校學之士凡經公獎掖者類至通顯時
號得人乙亥春京師雨暘弗時昏霾累日公首倡議
極論人事天道德應之機朝廷乃分遣臣僚徧錄
幽繫人心稱快焉丙子秋公監京闈大臣有欲私其
子者公與考試官學士劉公儼執不從既而邑人林

挺適在第六大臣遂誣挺下錦衣獄冀以及公挺榜掠
幾至死卒無異詞乃得免

英廟初復位益嚴方面守令之選公自御史出守鎮江
召見便殿諭以安民委任之意公至郡政務敝弛
一一興起之但曰必如是乃是然未嘗一言暴前人
之非初漕艘病孟津河之險議者欲鑿河自七里港
引金山上流灌丹陽沂常及蘇以避之

命既下都御史崔公恭力主之公曰自七里港接故河
幾四十里壞人田宅墳墓無算且長山一帶皆峻石
雖斃竭人力終恐無益按志七里之東有京口牌京

口之東有甘露壩皆故漕河也不若因而濬之雖下
流不及其上數尺然水勢一至接登九板苟由此沿
城隍抵城渡故河才十餘里耳又其南濬呂城奔牛
春夏以脾秋冬以壩則河之少而成功多矣崔公大
悟亟具疏改命盡以屬公公晝督夜惟務圖永久
訖三月兩閘皆完堅固河深可沒篙澗可方舟民至
于今利之宋范公仲淹嘗守鎮江陳公東陸公秀夫
皆其郡人也公至首三賢祠以祀之陳左陸右范公
中居蓋亦以時代先後而處以義也焦山故漢隱士
焦光祠國初命有司歲祀之祠僧乃塑像廟中為

冕旒十二章衛士東西立各執瓜斧儀仗儼乎帝王廟也公嘆曰隱士在漢雖三聘不起我

高皇帝詔登祀典題木主曰漢隱士焦公之神木其志也今顧為此像可乎乃亟命撤去沈之江中初鎮江賦役不均民甚病之公至歲令屬邑具戶口田賦手實盡得其情乃第其先後臨事隨輕重按籍命之民無有病者公在郡五年郡稱大治巡撫都御史劉公致謂公才堪任劇疏于上詔以鎮易蘇去之日父死人事振號遮道以千數願留公履以繫去恐公確然不可衆強之不得釋乃召諸生黃調謂曰此非古義

况近名且我履故今所進可直千錢吾安得受之幸為我諭父老不然吾終不行也間以公意去父老令止乃止然猶追送數十里俯伏道傍交口大呼曰古君子也古君子也公在蘇州嘗謁廟學見兩廡先賢塑像心甚不安而重於改作偶為風雨所毀乃撤而新之易以木主郡有吳恭伯伍子胥及文正范公祠舊或先祀范公公曰諸賢祀享當以時代遂更之今為定制今皇帝御極之初公與江西按察使張公瑩俱被薦張既補陝西布政使公乃有江西之命時江西會昌長河洞民時出為害且相讐殺公得報

卽會藩閫詣其地諭利害以釋其爭且令推衆所信
服者二人為之老人總甲每朔望則赴所司以聽令
復設百戶所於洞口屯住以防之初樂戶劉劉等不
伏從良私置娼婦三五里數日相鼓惑風俗幾壞公
至悉拘至官召所親遣發之仍嚴其禁乃得止初廣
信有妄傳天神夏尚書等假降邪神誣惑妖誕傳播
譎疑公榜諭利害且詳告以祀典國典之常其恠遂
息又劉季造朝觀誣獄已具公力辨出之左浩周據
德殺其所親公皆廉得其罪而正之江西之人至今
稱神明焉公自按察使轉布政使政尚寬平益嚴賞

罰屬吏蕭太賊罪敗露竟坐充軍李標守法則憐其
死而給以棺斂之費故群下咸感其恩畏其威更相
戒飭而莫敢為非者矣公在秋官歷兩京事察長一
以謙謹至事有不可亦必和顏色以爭之務求其當
乃已御群屬以禮每廷見守立進退有常所雖燕私
亦未嘗見惰容故其沒也所至人皆愛之重之而不
敢有他公在官前後幾三十年所至嚴重周密雖文
案判稿未嘗作草書及俗字事無小大必具稿乃行
罰笞杖以上皆身親之然待官吏務從寬厚不摘發
細故惟賊罪敗露必置之法不少貸公為政務大體

前入政善者守之否則漸更之不為赫赫公所至禮
賢下士至為布衣通書問自署其名如平生交察學
校諸生有材器者必誘掖之獎勸之至親為之講解
若今費司業間吳脩撰寬皆公素所注意者也公母
程夫人性甚嚴公事之極孝每公退輒侍立問起居
或少有不悅則跪請移時雖中夜不敢離左右家事
無小大一以咨決至今閩內之政不敢有所預公精
勤不懈公次未嘗設床榻稍暇則危坐閱書史或臨
古名帖作楷書每夜分乃止至五鼓則輒起以為常
晚年博洽與人言輒歷舉以成誦凡為詩文務在理

勝及用字有根據雖朋友往來尺牘亦不苟然恒自
以其意所不滿出必削之故鮮有存者公酷愛古書
籍兼副畢具務極精緻乃已缺必傳錄錄已輒手校
雖朱墨點畫亦未嘗見其有參差小大尤好輯鄉邦
遺事每一言一善必倦倦焉曰此吾後人之責也公
接人無少長務極恩意賢且材者雖甚少必與之抗
禮居常雖甚倉卒客至未嘗不款語至再茶乃已而
於酬對之頃尤加之意蓋恒因之以觀其人之得失
而有取焉公自入仕雖荐膺厚祿然不仕家人生產
舊業所得且以分讓其兄沒之日行李蕭然人不知

其為公卿之積也初公既奏績追贈二代例得遣子入監察友皆勸之行公謝曰吾既無以報

朝廷吾子且幼敢復遽爾為也卒不請公雖精於問學然早登顯仕人鮮及其門以授業者獨其家庭之間賴公以成就者為多若今福建按察司僉事克賢邑庠生膳國子生霄故黎城教諭偃尤溪訓導鳳管公之所切磋相為師友者也公非甚病未嘗不見容見必冠帶屬纊之前兀端坐不亂公沒之明日訃聞上悼憫之特遣官營葬事賜諭祭焉其文有曰存心正大操履端方有守有為賢聲日著可以見公之為人

上簡帝心矣初公之在刑部也天官亞卿劉公既陟內閣大夫士皆望公繼其位大臣亦以此薦公者既而不果用人至于今惜之公生於永樂癸卯五月二十八日午時卒於成化丙申十二月初八日酉時享年五十有四配王氏累封淑人有賢行諸妾之有子者小過必曲為保護之不使公知子男三長保萊天次保薇次保蕙女二未有適

成化十三年歲在丁酉孟春下澣之吉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脩正庶尹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邑人黃孔昭書

故從兄刑部右侍郎畏齋先生行狀

曾祖養民號酣雲用薦者辟至金陵以老乞歸更號石林後隱妣劉氏祖廷贊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妣章氏贈淑人父純起鄉科任江西湖口訓導至今尸祝之累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妣趙氏封太孺人贈淑人生母程氏封太淑人皆有母道公諱鶚字一鶚姓林氏林氏之先世居閩之莆陽再遷至長溪赤岸唐金州刺史嵩之後五季間有諱適者避王審知難徙居台黃巖之泉溪厥後昌大以儒名家世有聞人七世祖西隱翁累仁種德有大惠于其鄉子孫

入國朝科第相望有曰仕澄者仕濱州同知曰莘者仕至南安知府曰茂弘者仕至吏部考功員外郎於公為從祖也有曰璧者為考功郎中昂為海州學正湛為華亭謨為蘇州俱司訓於公為伯叔父也皆有學行為士大夫推重今析黃巖為太平縣遂為太平人公少孤穎異若成人輒執經從諸宗老游見其意氣橫逸咸曰湖口有後也振吾宗者其在茲乎公聞命唯謹精業履行日大以充駸駸乎嚮用克賢方在髫立諸父兄側視家庭中無尊稚戚踈見公皆畏憚不敢為媿慢語克賢雖幼心獨倚公為天下士亡何

持所業游內翰陳逸菴先生遜之門景泰庚午歲以
詩經領鄉薦明年第進士官六察風裁峻凝蹇蹇匪
躬斥回觸伎罔有不減不為擊搏以邀取近譽自王
官以下至於庶寮莫不深加敬愛故 朝廷有大刑
政悉委公為裁制惟允臣工有所減否雖統在都臺
而公實潛 予奪焉景泰壬申 天子命巡接近圻
吏稱民懷肅清憲度嘗平反重獄為釋其寃者毋慮
數十迨公更代皆羅拜馬首獻詩謠以頌之曰二天
古虛仰三生今有緣借問隋侯蛇啣珠在何年公未
嘗以告人而其人自相傳播至于今以故姓氏不錄

焉故當時巡撫憲臣陳公恭負重望始而疑中而合
終則出肺肝相示為忘形交且倦倦以興起人才為
已任凡經品藻者皆穆穆布列于顯位恒以師禮德
公丙子京闈大比公為監試官先期與考官劉公儼
矢弗訖于威于富乃蒞事惟公時有宰執大臣欲私
其子公與劉公執不從適有公同邑寒士林挺在選
列同官以危言動公不色懼從之後大臣果以林挺
逮獄欲誣公為同姓親榜掠瀆死弗易語京師震駭
恐公心受顯禍公但以義命自將卒之公論稍定翰
林大學士高公穀白於 上以釋踰月

上不豫大漸中外涵涵時 英廟在南內廷臣議有迎
復之者欲掩為已功而他無預也間有陰助而陽為
閉藏者有退避而以為義未安者相與審于公曰如
何公斷章取義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舊物之光長
幼之序於義為盡衆方翕然其夜漏下三鼓馳道擁
衛呵禁戒嚴公趣同列周必兆沈性等襲衣魏冠翼
中丞蕭公維禎突仗前奏名謝戴以定大計厥後論
功行賞卒為陰邪所蔽惟蕭公幸不受中傷爰以舊
官調南都亦惟公不獨盡忠於 朝廷而於蕭公惟
良哉維時 先皇帝勵精圖治憫念群吏之困吾民

於下土也

勅翰林會吏部并臺臣閱在廷士有

望者俾補天下所黜員秉國者因以中公欲擬邊

冗地以鬱公不伸冢宰王公韜歛容乃言曰某豪士

也擯辱非公論之所容且其縱不得方藩以昌其施

無寧得南畿一郡使得以自效乎用是出守鎮江府

行間舊制惟方面 陞辭而知府不與也及公辭

先帝召入大班中行禮仍 命中使促公隨大駕御

文華殿宣至 上前天顏霽悅聖諭諄諄動數百語

皆切於愛民公對揚休命俯伏殿廷且又遣光祿具

酒般宴勞之出內帑楮幣若干緡為道里費而方面

不與焉誠異數也公即日就道冒炎暑兼程抵任早
作夜惟孜孜不倦脩舉廢墜百務翕張公庭晏然以
其餘力而致勤於文學恒進諸生費閭達毅輩於別
館與之講理道校藝能以誘掖之嘗行阡陌遇窮巷
子楊倫侶商販為日給計公見其眉宇不凡強令入
學俾從費閭游月給俸米五斗以供束脩且以備筆
札焉迄今各底于成初漕艘病孟津河之險議者欲
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灌丹陽沂常及蘇以避
之命既下都御史崔公恭力主之公曰自七里港
接故河幾四十里壞人田虛墮甚無善且長山一帶

皆峻石雖斃人力無益按志七里之東有京口牌六
口之東有甘露壩皆故漕河也不若因而濬之雖下
流不及其上數尺然水勢一至輒登九板苟由此沿
城隍抵城渡故河才十餘里耳又其南濬呂城犇牛
春夏以開秋冬以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崔公大
感悟亟具疏改命盡以屬公訖三月兩閘皆堅完
河深可沒篙廣可方舟民至于今利之又昔宋范希
文嘗守是郡值旱謁禱于長山龍湫有白龜之祥而
雨澍下及公禱雨誠恊茲應百歲父老吳中等異之
咸曰五百年無此作矣意者天以是彰明府之誠如

希文也耶城中舊有范公與郡人陳公東陸公秀夫
三賢祠廢已久公首新而祀之隙左陸右范公中居
蓋以時代先後而處以義也焦山故有漢隱士焦光
祠 國初命有司歲祀之地僧乃塑像廟中為冕旒
十二章衛士東西各執瓜斧儀仗儼乎帝王像也公
嘆曰隱士在漢雖三聘不起我

高皇帝詔登祀典題木主曰漢處士焦光之神本其志
也今願為此像可乎乃亟命撤去沉之江中先是民
病賦役督令屬邑具數覈實仍第其先後臨事隨輕
重按籍均派之盡得其情南北士大夫過此莫不屈

慕降伏以公為稱 旨識者以為有公輔器公在那
五年號稱大治巡撫都御史劉公汝薦于

上詔以鎮易蘇去之日父老士庶振號遮道以千數願
留公履以繫去思公確然不可衆強之不得釋乃召
諸生費閻謂曰此非古義况近名且我履敝今所進
可直千錢吾安得受之幸為我謝父老不然我終不
行也閻以公意告父老乃止然猶追送數十里俯伏
道旁交口大呼曰古君子也到蘇謁孔廟
是兩廡先賢塑像心甚不悅而重改作偶為
蘇石敬而新之易以木主郡有吳恭伯在子晉及范

文正公祠舊或先祀范公公曰諸賢享祀宜從時代
進更之今爲定式其治行卓卓如鎮江之績而威重
加焉 今上皇帝嗣位寤寐人才尚猷詢茲黃髮前
冢宰王公猶在職首舉公爲江西按察使頓綱振紀
憲體聿張然遇事詳諱奉法端審而殺人及盜者亦
不輕縱嘗有犯重辟家以五百金賂當塗宰臣丐公
以求生公輒動色直詞辨難毅然不聽言者語塞列
郡告饑民聚爲盜公具奏多方賑恤甦活甚衆而生
民多賴焉有樂戶劉剛等不伏從良私置娼婦三五
里數日相鼓惑民風幾壞公悉拘至官召所親遣發

之仍嚴其禁於後廣信有妄傳妖神夏尚書等假降
誣惑鄉民公榜諭利害且詳告以國典祀典之常又
劉季造朝寃誣獄已具公力辯出之左浩周據德殺
其所親公嘗廉得其罪而正之政雖尚寬而賞罰甚
嚴厲吏蕭太賊罪敗露竟坐充軍李標守法則儕其
死而給以棺斂之費故群下咸畏威懷德而莫敢爲
非者也成化乙酉廣南繚洞陸梁蔓入賴土聲息甚
急公請時巡者偕牧伯聞臣亟如境上而賊勢鳴張
莫之敢撓或需草履爲逃避之計公笑曰有是哉子
之迂且愚也今日之事政吾人所當効力事機其可

失乎不得已就公籌之公曰顧惟義之所在救民獲
罪職也亦分也奚其憾且伏覩軍政律內下條有曰
其暴兵卒至事有警急及路途遙遠並聽從便火速
調撥軍馬乘機勦捕國章具存今日之事先發後聞
可也僉曰諾遂相與按格移文調策附近官軍協同
民快分布賈勇相機撲滅賊懼而引遁罔敢侵疆斯
民安堵如故有不知誰之為之者公實以之成化丁
亥大臣有不樂公者擬公陞江西右布政使被言路
見劾亦舉公為口實有雖曰陽為陞官陰實置之散
也遂削其權等疏以聞公尋轉本司左布政使率

制專任尊崇大體不圖近小以獵時名酌古良牧之
政經理旬宣舉得其要國利民逸有非常之政裕于
人者風謠頌聲洋溢遐邇遂召為南京刑部右侍
郎將益履先括之行窮君子之儒明德慎罰以長我
王國柰何在任末期丁淑人趙氏憂飲水茹蔬朝昏
哀籲元氣內傷漸成羸損而病已根焉肆

朝廷旌孝勸忠

特賜趙氏

諭祭以寵異之迨起復

間銓曹一擬公與大理少卿宋公冕同點本寺卿二
擬公與戶部侍郎原公傑同點江西巡視三以刑部
侍郎擬進而被召焉公以生母太淑人程氏年高在

堂令妻孥左右就養止携幼子家僮并所御琴書戒
途北上蒞官數月今冢宰尹公旻又復推轂爲同曹
貳不報蓋輿論以公之學問才識無施而不宜也其
方殷刑獄鞠躬盡瘁而痰嗽以纏猶趨拜視事不少
休未幾病復作在告會少瘳自力造 朝十二年秋
公滿考既奏績贈二代例得遣子入監察友皆勸之
行公謝曰吾既無以報 朝廷恩吾子且幼敢復遽
爾爲也卒不請於是竭精弊神勉圖報稱而病轉支
離竟以是年十二月八日終於長安之里第享年五
十有四朝士大夫臨其喪皆哭之哀囊橐蕭然無以

爲歛本部尚書董公方賻銀三十兩買鎮遠杉木爲
治棺戶部侍郎翁公世資襚以朝冠朝服及公親友
禮部侍郎俞公欽吏部郎中黃君孔昭左君贊翰林
侍講謝君鐸中書舍人李君應禎各出服衣若干稱
爲統歛具蓋稽諸喪大記及儀禮以從事也垂絕之
際惟童子執燭神志不亂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
而盡終也明矣訃聞 上悼憫之命官營葬事兼
賜諭祭其文有曰存心正大操履端方有守有爲賢聲
日著可以見公之爲人上簡 宸衷矣時黃君丞以
書報家族蒼皇頓撼痛其有旣乎嗚呼公在官前後

幾三十年所至嚴重周密雖文案判稿未嘗作草書
事無大小必具藁乃行笞杖以下皆身親之前政善
者守之不善者更之未嘗一言以白其是非然精勤
不懈公次未嘗設床榻稍暇則危坐閱書史或臨古
名帖作楷書每夜分乃止至五鼓輒起以為常晚年
博洽與人言輒歷舉以成誦凡為詩文務在理勝及
用字有根據雖朋友往來尺牘亦不苟且恒自以意
不滿出必削之鮮有存者聚古書數千卷兼副畢具
務極精緻尤好輯鄉邦遺事每一言一行必拳拳焉
曰此吾後人之責也所至禮賢下士至與治下布衣

通書問自署其名如平生交察校庠生有偉器者必
心加獎借之不置若今費會元司業閻吳狀元修撰
寬尤所注意者也公雖精問學然早登顯仕人鮮及
其門以一受業獨其家庭兄弟之間若克賢與從兄
黎城教諭偃尤溪訓導鳳邑庠生潘弟國子生霄賴
公以成就者為多故天下士大夫聞其名者慕挹其
貌者竦聽其言論也驚以服而與之久居者不忍舍
以去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事長極其敬閨門之
間內外斬斬而不失恩義焉門無雜賓惟經生學子
進見承問及縉紳道義交親而已凡其往來無不延

遇飲饌豐美備極其誠雖甚舍卒會晤未嘗不款語
至再茶乃已於故舊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鄰雖芻
蕘必致其恭剛廉之風堅苦之行霜崖聳峭久而彌
敦且不事生產公私匱乏嘗質舊田以資官下用其
所存之稅且以分讓其兄迨後荐膺厚祿竭方塋葬
趙淑人出其羨餘治第於舊廬之中迄今未完若措
諸事業則省府之設施立朝之聲烈正大宏偉炳炳
烺烺亦可槩見也夫配王氏封淑人子男三長萊三
出先公卒次徵待補上舍生次蕙尚幼庶出女二
人在室未許聘克賢屬在群從中分雖兄弟義若師

生故習聞濡染之訓得公之遺懿頗悉今公葬有期
矣辱黃君俾克賢列狀將以求 當代五書之君子
俾志于石克賢尚忍盡之手尚忍言之 嗚呼
朝是養士百餘年而得人如公者其可謂盛哉吾祖一
宗積德百餘年至始發於公者其可謂盛哉使天
假以年而究其用則其光大于 朝榮者豈特一州
邑而已哉一族一家而已哉奉書已矣善德人將何
所依歸乎而猶言猶食者亦將如人乎哀哉蒼天貴
不必賢仁不必壽其難也夫手克賢報吳撫事
哀不能文姑述所見其書其世系上格 太史氏之

採擇其他政績載于公傳載諸
天府者則有司存今漫不省也時

成化十三年歲合丁酉五月上游

賜進士第奉議大夫福建提刑按察司僉事前刑部員
外郎從第克賢諱狀

明故通議大夫刑部右會評林公墓誌銘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丁酉刑部右侍郎林公卒于任

皇上震悼崇翰林院撰文禮部官諭祭工部營葬事其
諭祭之文有曰存心正大襟履端方有曾有焉賢
以傳一博士大夫九與公厚者方以公不幸不

用而遽爾隕逝為憾及得 諭祭之文莫不感歎稱

誦咸以謂 皇言雖簡而公平生大槩盡見于此死

且不朽矣公卒時家無餘貲子保薇甫十一歲惟一

僕在側經理其喪事者邑人吏部黃郎中孔昭翰林

謝侍講鐸二君乃徧訪公之歷履行事於其僚友門

生故吏條具示予請序以銘焉公諱鶚字一鶚其上

世自閩之長溪徙台之黃巖近析邑之太平鄉為縣

故今為太平縣人曾大父諱養民號石林大父諱從

參俱不仕父諱純仕湖口縣學訓導母趙氏生母程

氏公登辛未進士第明年拜江西道監察御史階承

事郎三年考稱給 勅進階文林郎贈父如已官封
嫡母太孺人丁丑擢鎮江知府壬午當道者以鎮江
事簡而公才長於治劇請與蘇州知府姚堂兩易其
地 詔如其請公在蘇州僅一年超拜江西按察使
又三年即遷右布政使尋轉左庚寅拜南京刑部右
侍郎 嘉議大夫未幾丁趙太孺人憂服除召為刑
部右侍郎通前任滿考給 誥進階通議大夫贈祖
及父皆刑部右侍郎母趙加贈淑人生母程始封太
淑人公始終歷六官再守大郡貳刑曹於兩京出入
中外率稱官守其為御史時適 朝廷方重臺諫一

時言事之臣捃摭或過其實公獨持大體略細故有
所言言必當其實與山陰沈性齊名而簡靜過之時
舉以總三法司奏案士論翕然推重嘗監京府試大
臣子有不預薦者意考試官故黜落之以活疆直名
誣其取士不公公邑人林挺適入試在中列疑公有
私逮挺考訊將中公以法及調所試卷考驗皆如格
事遂得白 英廟復辟九前日言事臣過許者率左
遷其官特召大臣擢其得大體者知大郡公得鎮江
辭召見諭以擢用之賜食大官兼給鈔為道里費公
感 上知遇至郡舉備補弊九前政之廢弛者次第

興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非惟曰必如是乃是及調
蘇郡蘇俗喜夸詐好興作公一切鎮之以靜有所建
革必詳審之再然後施行蘇人以公有雅望責旦夕
效於是頗有後言久而見公所處置事一一各有深
意然後帖然大服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
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巡撫都憲
主其議公以迂遠而多石且壞民田廬墓甚多言於
大臣請按京口開甘露埧故迹因而浚之以通舟楫
春夏以閘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果
便至今人過者必指曰此林太守之功也蘇學廟像

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公奮然曰
塑像非古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王百年夷俗乃
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
可或以毀聖賢像為疑公曰此泥土耳豈聖賢邪孔
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况古
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聞者莫不竦服廉憲江西
一時僚貳分巡各道者人異其見徃徃用已意出入
于法公一正之以律多所平反廣信民妾傳天神夏
尚書等遠近驚疑公榜諭之且戮其魁其恠遂息又
嘗以歲錢奏減恒賦十五萬石禁樂戶買良家女為

娼遇嶺南峒寇不使入境江西士大夫至今稱良方
面者必歸公焉在刑部三年罪無大小必加研審其
或未當必從容請于大司寇務得其情合于法而後
已故獄經公者咸稱無冤云公事之暇輒危坐閱書
史臨古帖作楷書夜分乃止五鼓輒起率以為常聞
人有異書必求之既得手自校讎有未安者訪善本
是正奉身儉薄甚簡言語少嗜好待下過嚴而於交
游不苟合事母程淑人尤極孝敬母性嚴終日侍立
未嘗少假以辭色有所不愜意則跪請移時雖中夜
不敢離左右家事大小一以咨決焉嗚呼若公者豈

古所謂篤行君子者歟卒時年五十有四配王氏初
封孺人進淑人子男三長保萊先公五年卒次卽保
徽次保薦甫五歲官給舟歸其喪將以成化十三年
十一月初九日葬于縣北芝山之原七世祖九十貢
元西隱翁墓右銘曰 君子之守君子之道惟心之
安匪時之好毅毅林公質直而隋不違以顏不從以
貌為之在我曷計其效外崇其壙內深其突曰今之
人亶古之肖我據所行節以其要銘其幽宮以詒厥紹
賜進士第翰林侍講學士奉直大夫兼修 國史
經筵官瓊山丘濬撰文

徵仕郎中書舍人李應禎書丹

賜進士通議大夫大理寺卿侍 經筵官嚴郡宋旻篆蓋
刑部侍郎林公傳

刑部右侍郎諱鶚字一鶚姓林氏浙之太平人五代時
有諱適自閩福唐來卜勝得泉溪今子孫世居焉林
爲閩盛族至泉溪仕者尤多顯或以功業或以文學
或以道義隱德著稱者累累有之鄉之稱故家者咸
歸焉公之曾大父養民公洪武間有司以明經薦起
尋以老請得歸以樂溪山之勝號石林後隱大父從
本公父純公皆以公貴 皇贈刑部右侍郎階通議

大夫純公先以鄉貢進士起家授訓導於湖口學優
行淳教人有度歿於官今若干載湖口學者歲尸祝
之雖久弗衰母趙氏程氏趙宋室女先封太孺人贈
淑人程累封太淑人公生聰敏穎悟端重秀爽居常
寡言笑慎容止動必以禮自防至於飲食衣服皆有
常度識者知其有公輔器稍長從翰林檢討陳先生
遜授毛氏詩大肆力於群書窮探極討不造其奧不
嚅其齋不止也一時同門皆屈服每請論語至君子
有三畏必喟然嘆曰人不可不如此無所畏則流爲
妄人遂以畏齋自號學者稱爲畏齋先生領景泰庚

午鄉薦明年取進士高第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彈劾
無所避忌然必存大體權貴皆憚之時太子少保兼
左都御史蕭公維禎以公學問該博存心正大舉總
三法司奏牘公不矯激不詭隨知無不言言無不當
有冤者直之枉者伸之錯者正之不毛細事不蠅興
大獄一時名振京師人皆稱為賢御史歲壬申接行
真定諸郡不以威勢臨人而所至風裁凜凜貪墨者
多望風解組去於其賢者能者廉得其情必具疏以
聞于上多得顯擢尤好甄別學校人物有才器者
必諄諄然開導誘掖獎勸之成就而躋于通顯者衆

矣乙亥春京師雨暘愆期陰霾浹日公首倡議極論
人事天道感應之機朝廷用其言分遣廷臣遍天
下錄幽繫人心稱快丙子秋監京闈試大臣有欲私
其子者公與考試官學士劉公儼毅然執不從揭榜
有同邑人林挺在中列大臣誣挺下吏治意以連公
挺榜掠無全膚而其詞終不異公遂免丁丑

英廟復辟間語侍臣若曰民惟朝廷赤子守惟赤子父
母父母不慈赤子欲康得乎乃詔吏部慎選郡守
公以御史有聲擢守鎮江 陛辭召見諭以擢用之
意又賜內厨食與楮幣公感 恩思報至郡興廢補

弊與民更始凡可利民者靡不盡力初漕艘病孟漬
河險阻議者欲鑿七里港引金山上流灌丹陽泊常
蘇以避之 命既下都御史崔公恭力主其成公徐
而進曰嘗聞鄉之老者皆以七里港接故河幾四十
里若必如此壞人田廬墳墓無算且長山一帶皆峻
石雖斃民力事終無益按志七里之東有京口閘京
口之東有甘露壩皆故漕河也近者漕兵鮮由於此
遂淤於沙土莫若濬而通之雖下流不及其上數尺
水勢一至輒登九板由此沿城隍抵故河總十餘里
又其南濬呂宋奔牛春夏以閘秋冬以埧用力省而

成功多矣崔大悟乃召耆宿諦之言若出一言遂列
疏請于 上詔從之凡興作之事皆屬公公極力為
之不三月而兩閘皆完且固至今舟人利之又作三
賢祠以崇奉宋守范公仲淹與郡人陳公東陸公秀
夫以激勵人心焦山故有焦隱士光祠鄉人塑光以
冕旒十二列衛士於左右其勢森嚴儼若帝王公謁
廟退語人曰隱士在漢三聘不起今血食此山雖我
朝載在祀典而為此像者殆有所未考使隱士有知其
心詎肯須臾安邪遂沉像于江有識者偉之又編屬
戶口有事驗籍科差民皆便之至今守其法不變在郡

五年政無不通人無不和郡稱大治時蘇郡政多廢弛事且劇民甚弗康巡撫都御史劉公孜疏請于朝易公治蘇啓行鄉耆里士攀號遮道留之無計乃欲存履以繫去思公峻辭不可適今國子司業費公在諸生中公知費平日見重於鄉乃進語之曰父老此舉意固善矣但非古義且近名矧我履且故彼之進者可千直吾安受之幸爲我謝費以公意告傳乃止然由追送數十里哭別且大呼曰吾安得再見斯人治吾民乎至蘇臨民爲政益加詳慎布德宣化愈見精力一日謁廟學聖賢舊皆有像公傲然動懷第

改作一夕爲風雨所傾後嘗弗完乃易敗爲新且遵南京國學之制易以牌位朔望與諸生講明經義而又時時申之以敦朴之行士風丕振郡故有秦伯子胥范文正公祠民有祀享必先於范公諭民曰祀享固汝報本行當以代爲後先民迄今遵其教甲申皇上嗣登寶位益嚴方面之選遂有江西按察使之命江西民素健訟逮繫者恒數百公至專以洗冤澤物爲心晝夜檢刑牘凡罪之輕與無辜者皆立決之囚國爲之一空成化改元乙酉廣東流寇千餘人越境至贛之南豐攻劫虜掠其勢甚熾地方騷擾人心弗寧

事聞公會巡按與都布二司統兵晝夜兼程而行冠
聞兵至遂遁去兵不血刃而歸丙戌歲大不登民飢
甚有聚而為搶劫計者公嚴諸道禁遏之又奏減民
賦一十五萬有奇民困以舒而且底于寧公力居多
樂戶劉剛等買貧家女為娼幾敗風俗公拘剛等杖
之悉放其女從良廣信有邪術妄談機殃惑衆公給
榜禁之且擒其魁而治之以法邪頓息又嘗訪陸象
山雍虞公諸儒先之後有美質者遣入學不採者命
有司存恤使不至於落莫夫所丁亥轉右布政使己
丑轉左布政使政雖寬平有受贓必抵以重典貧而

死者給棺以濟之恩威並行群下咸服嘗迎母程太
淑人就養公事之極孝每退食必侍立問起居太淑
性甚嚴少有不悅則長跪移時不命起不敢起不
命食不敢食雖中夜不敢離左右家政一決於太淑
人閩內弗預焉庚寅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居無何以
母趙太孺人憂去位朝夕哀毀柴立故事七品官不
給祭公乞恩辭甚哀皇上憫其孝特賜毋祭一
壇朝士榮之丁吉改刑部精勤不懈凡罪無大小其
刑書皆親閱其或未當必從容請於大司寇務求至
當而後已故獄無冤囚遇司屬以禮不衣冠不見公

次未嘗設床榻暇則危坐閱古書作楷字雖文案判
藁至與朋友屬吏簡未嘗作草書非甚病賓至未嘗
弗見接人無少長必以禮每朝參進退有常度坐起
有常處雖燕私未嘗見有情容其嚴重謹飭類如此
晚年尤博洽與人言某事在某書或某章第幾葉幾
行或舉篇成誦聞者退而考之無少爽成化十二年
孟冬公以疾在告子時往問焉至十二月六日聞公
病頗篤又同禮部左侍郎新昌俞公至榻前公力疾
起坐曰吾以一個書生官躋二品死無憾矣第
君恩未報母太淑人且老二子微為在幼此目之所以

未能遽瞑也殊無一語及家事予曰公飲食無異平
時藥物未嘗離口以今觀之神色自若何為出此不
祥語公曰我知之矣命也夫命也夫越三日五鼓有
來告予曰林公於昨二鼓不幸長逝矣實初八日也
予聞卽走哭示其囊篋如懸罄翌日訃聞

上震悼賜祭其詞有曰存心正大操履端方有守有為
賢聲日著此可見公為人矣復 勅工部遣官營葬
事且官給舟糧以還其棺與幼子暨僕從時經理喪
事者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黃公翰林侍講謝公周
詳縝密禮無少失且調護其喪與子伴全歸其鄉云

論曰君子之仕不皎皎以沽名不庸庸以保祿惟於
職之所為者則必孜孜焉以求其盡初無一毫欲求
見知於君也恭惟列聖在御洞燭臣下而知其
為忠良其為正大其為儉邪其為狡佞其於忠良正
大者則有陟之之典儉邪狡佞者則黜之惟恐其或
後此礪臣下之道也傳曰知臣莫若君信哉夫臣之
鞠躬盡瘁而君知之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鶚
自始仕迄于屬纊前後幾三十年屢陟顯位是蓋有
以取之也迨其歿也稱之曰存心正大操履端方有
守有為誠可謂見知於君矣誠可謂奇遇矣既見

知而且遇焉雖死奚憾哉第以年之不永用之未究
其於忠孝未能有所自盡君子惜之觀人者於此亦
可考見

成化十三年春二月

賜進士正奉大夫正治卿戶部左侍郎前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莆田翁世資傳

明故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林公神道碑銘

天順丁丑英宗皇帝既復位庶政更新尤重守令
之選有詔吏部即廷臣中推擇其人於是故刑部
右侍郎林公以監察御史得知鎮及行特

命陞辭如方岳官禮更 召至文華殿親加獎諭復
賜宴闕下且給楮幣爲道里費皆異數也公感激奮勵
至則數舉善政務以安民爲事故吏部尚書崔公方
巡撫其地欲別鑿運河以避江行之險公不可曰古
運河固在可即此浚之非特省民力而已用其言時
皆稱便公既不以簿書自懈而尤謹禮法事上甚恭
不爲時俗趨諂態文移偶誤或令自劾免罪卒不從
其自持如此在郡五年民晏然以樂巡撫都御史劉
公以鎮江不足勞公治也奏更蘇去之日父老送之
爭願留公履懸於署門公謝以非禮乃已蘇事劇公

精勤益甚訟牒滿前剖斷緩急各有次第有好訟者
故淹之獄中以困苦之既而訟簡以其暇日入學宮
進諸生講業若無事者公既望重于時久之人益信
服曰公非俗吏也 憲宗皇帝之初以公政績暴著
超擢江西按察使江西訟益多治之悉得其情嘗有
犯大辟賂達官求生者公不爲動執之愈堅俄有廣
寇行劫贛之龍南信豐二縣勢熾甚同官方欲爲避
難計公慨然約武臣調兵勦之寇聞而遁廣信人妄
傳妖神誣惑鄉里公寘其魁于法仍榜諭其衆傳者
遂息進右布政使踰年轉左布政使政令所及人益

頌其賢 朝廷知公可大用召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屬吏素知公名爭自修飭雖察長亦嚴憚之丁內艱
去任吏部計公服闋數擬進用竟改刑部右侍郎持
法平正屢與同列忤至權要請託不行積怨已甚亦
不恤也偶被疾少間猶夙興而朝退而治公事如常
時其勞瘁已甚竟以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八日卒享
年五十四公貌莊重眉目秀偉人望之聳然平居對
妻子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性更孝母夫人嚴厲聲
色稍不和輒跪以請罪延接士大夫禮度雍容見後
輩可教必加獎進後多顯于世自少嗜學公退輒手

